

图 书 馆 通 论

(日本) 石塚正成著

抚顺市图书馆学会编译组译

辽宁省图书馆学会

1984年3月

改訂
増補 図書館通論

石塚正成著

明治書院 東京

图书馆通论

(日本)石塚正成著

抚顺市图书馆学会编译组译

辽宁省图书馆学会 出版

沈阳市第五印刷厂 印刷

787×1092 $\frac{1}{32}$ 23万5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

印数：1—2650

目 次

序 言 10

基 础 编

I 图书馆的意义	1
1.图书馆的定义	1
2.社会与图书馆 (一)	4
3.社会与图书馆 (二)	11
4.社会与图书馆 (三)	17
II 图书馆的历史	22
1.古代	22
2.中世纪	24
3.从近世到现代	26
4.我国图书馆的历史	30
III 图书馆学的研究史抄	33
1.西欧国家图书馆学研究	34
2.美国图书馆学研究	35
3.东方图书馆学研究	39
IV 图书馆行政管理	41
1.图书馆行政工作的意义	41
2.图书馆规则程序	43
3.各国的图书馆政策	48
4.图书馆法	59
5.学校图书馆法	61

V	各类图书馆的职能——现状和问题	65
1.	国立国会图书馆	65
2.	公共图书馆	70
3.	大学图书馆	81
4.	学校图书馆	93
5.	专业图书馆	97
6.	特种图书馆	101
VI	馆际协作	103
1.	欧川图书馆的协作	104
2.	英国图书馆的协作	105
3.	美国图书馆的协作	109
4.	我国馆的协作	111

设 施 编

I	图书馆的建筑	123
1.	图书馆的建设计划	123
2.	设计与建筑	131
II	图书馆的馆内设备	139
1.	书架	139
2.	文献柜和杂志架	144
III	流动书车	147
1.	流动书车 (Book mobile)	147
2.	流动书车的订货与设计	148

资 料 编

I	总论	153
---	-----------	-----

1. 图书馆与图书馆资料	153
2. 资料的种类	156
3. 资料的组成	161
I 图书资料	163
1. 图书采购原则	163
2. 评价标准	172
3. 图书馆的调查研究	175
4. 藏书标准	178
II 资料的整理	187
1. 总论	187
2. 目录规则	189
3. 分类法	192
4. 索引、文摘和目录工作	194
3. 机械处理	197
III 特种资料	199
1. 连续出版物	199
2. 专利文献资料	204
V 视听资料	206
1. 视听资料的意义与分类	206
2. 视听资料的管理	210
VI 古文献资料、地方文献资料和文书档案	212
1. 古文献资料	213
2. 地方文献资料	218
3. 文书档案	222

干 部 编

I 总论	229
-------------	------------

1. 职责与意义	229
2. 图书馆长	230
3. 专业干部制度	232
4. 干部培训与职称的确定	236
5. 关于教学课程	238
6. 录用与待遇	246
I 我国的干部培训机构	253
1. 文部省图书馆干部培训班	253
2. 图书馆短期大学	255
3. 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科	265
4. 其它大学的图书馆学教育	268
5. IFEL 图书馆学讲座	272
6. 馆员及助理馆员讲习	273
7. 馆员教谕的培训	281
I 外国的干部培训	283
1. 美国	283
2. 英国	295
3. 法国	299

读 者 工 作 编

I 总论	305
1. 读者工作的目的与计划	305
2. 读者工作的种类及其概要	309
I 对外活动	311
1. 意义和概况	312
2. 馆外借阅	314

3. 宣传鼓动与其他活动	323
I 参考咨询工作	325
1. 参考咨询工作的意义	325
2. 参考咨询的范围和内容	326
3. 解答限度	328
IV 提供文献资料工作	330
1. 定义	330
2. 沿革和现状	331
3. 内容概要	333
4. 文献资料工作与图书馆学	334
5. 文献资料工作与图书馆网的发展	336

附录

1. 图书馆令	340
2. 图书馆法实施规则“最低标准”便览	341

译后记

I

图书馆的意义

1. 图书馆的定义

A. 图书馆的语义

在欧美一些国家，“图书馆”这一术语来源于希腊语**biblionthēkē**和拉丁语**Librarium**。希腊语**biblos**是由纸莎草(**papyrus**)一词转变而来。因为纸莎草曾被用为卷轴来抄写资料，所以**biblon**也就成为表示图书的用语了。**biblon**一词加含义为容器或箱子的 ēkē |这个后续尾词，就构成了表达图书容纳物的复合名词——**bibliothek**。这个复合词经转义后，就成为表达“图书集合器”的用语，终于形成了总的称呼——图书馆这一名词。如今图书馆一词，德语的读作**Bibliothek**，法语也读为**bibliothèque**，两者均系沿袭的名词。

拉丁语**liber**，原来虽然是指树木内皮之意，但自从西欧古人把干燥过的树皮用作抄写文字资料的材料，这个词就开始有图书之意了，同时产生了前述图书存放处**librarium**一词。后来这个词进一步形成了意味着和图书有关的书商或书库的代名词，构成了现代的**library**。**library**一词现在美英诸国仍然通用。

东方很早以前就使用图书一词。中国古代《河图洛书》中记载着它的起源并一直流传下来。图是描绘物体的形态，

书是记于竹简、木牍和丝帛上的记录即抄记事物的形象。将图和书合拼在一起，组成了今天的图书。晋书天文志上有如下章句：

东壁二星主文章，
天下图书之秘府也。

唐朝韩愈写的《送石处士序》中有“坐一室，左右图书”之句。这些足以证明图书一词使用年代之古老。中国古代，地方上用石室、阁、观、楼、库、堂、室、亭等后续词表示收藏图书之地点，而宫廷中则使用秘府、书府、册府等名称来表示。中国正式使用图书馆这一名称，据说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湖南设立官办图书馆的时候。

我国于大宝元年借助大宝律令^①的推动，在中务省中创设了图书寮^②，宝龟年间，由石上宅嗣大臣创办的芸亭院是有历史记载的最古老的图书馆设施。平安朝时代可以看到校书殿、御书所等朝廷的文库。民间则有和气的弘文院，藤原的勤学院，菅原道真的红梅殿等藏书所。用今天的说法，这些设施具有学校图书馆的性质。

至于文库一词的使用，镰仓时代的宝泽文库是有名的，其后有德川幕府于江户城内设立的红叶山文库。

最早使用馆这个词，是从明治五年（1873）文部省创立书籍馆时开始的；因为该馆在明治十三年（1881）改称为东京图书馆，所以它是正式使用图书馆名称的起源。以后在一段不长时间内，图书馆、书籍馆或书报阅览所等名称曾被混用。借助于明治十二年（1880）的教育令、三十年（1875）的帝国图书馆制以及三十二年（1877）制定的图书馆令，总算把图书馆这个名称统一固定下来。但是最近以图书馆职能范围在扩大为理由，又设立了资料馆、文化会馆图书馆等图

书馆。由此可见，图书馆这一名称出现了并非一成不变的朕兆。

图书馆一词的来源及其变迁如上所概述。对图书馆一词应该理解的是，最初的含义是仅指存放书籍之处，而后逐渐变成含意为全部书籍和资料的收藏所。不过现今的图书馆仅作为书籍的收藏库是不确切的。虽然名称仍和过去相同，但随着它实行的业务内容和性质对广义的社会要求的适应性，将迫使它发生变革，在管理上必须尽量采取新的手段和方法。

B. 图书馆的定义

在美国图书馆协会(ALA)专业术语辞典(Glossary)中，对图书馆定义如下：

(1) 所谓图书馆就是为阅览、调查研究而搜集整编和管理图书及其类似文献的场所。

(2) 图书馆是为阅读、调查和研究而对图书及其类似文献进行整编和管理的房舍或建筑物。

在西欧，一般的解释是按照英国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的定义。其定义摘要如下：

图书馆是为调查、研究、一般阅读或者为两方面的需要，进行搜集、编制和组织资料并加以收藏的场所。多数图书馆还进行书写、印刷和录制幻灯片、录音盘及录音带等工作；所谓资料一词的含义也包含这些资料在内。

我国对图书馆的定义业经日本图书馆协会做出如下的解释：

图书馆是负责对记录下来的人类智慧的科学文化财富进行搜集、组织以及提供利用的社会组织。另外，战后在我国公共图书馆的设立和管理方面作为法律纲领性的图书馆法的

第二条，对图书馆概念规定：“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存图书和记录，以及其他必要资料并提供一般公民利用的，以利于教育、调查研究和文化娱乐等为目的的文化设施……。

若从以上诸定义中归纳其共同因素，则可得出如下几个要点：

- (1) 资料的收集和保存；
- (2) 为资料储备和提供利用而进行整理工作；
- (3) 利用目的的内容有阅读、调查和研究；
- (4) 进行以上活动的必要设施。

其中(1)、(2)是关于资料的问题。如果从图书馆中排除资料，那么该图书馆就不能成立。其次，无论属于哪种类型馆，都要把(3)的读者存在问题，显在的也好，假想的也好，作为必须考虑的因素。再进一步，在对图书馆所收藏的资料（情报）进行适当处理提供给读者这项工作上，干部成为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说图书馆的资料、设施和干部等方面都必须围着读者才能发挥其职能作用。从这个角度着想，自然能了解上述诸定义。这些因素无论缺少哪一个，均不能发挥图书馆的职能作用。以上不过是对图书馆的形态做一抽象的论述。姑且就从这两三个观点来看待问题吧。

2. 社会与图书馆（一）

A. 通讯和图书馆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知识情报（information）的传递（communication）。知识情报的传递起着把人与人之间结合起来的粘接剂的作用。威也纳（Wiener）

在《人类机器论》中指出：“对我们来说没有丝毫怀疑余地，可以把人类从其它动物中区别开来，人是能利用语言交流思想的动物。（中略）人类之外的社会虽然也有同其它可当作伙伴的动物经常保持关系而共同生活的动物，但除人类外，就没有把这样的通信（意志交流）欲望或者说通信的必要当作全部生活的主导机能的灵活的动物。”

情报的记录化使人们能将知识储存起来，于是以这种记录作为手段，人类就进入了有书面语言的时代。书面语言的发达，使人类社会获得了记忆的能力。社会上之所以保存着文件，就是因为文件的记载远比个人头脑的记忆持久而且多样化。人们因为有了文件可以查阅，所以能够闯出各自的局限性。罗伯特·林多纳博士（Dr. Robert Lindonér）对此做了如下的比喻：

将每个人的生活比作用三堵墙围成的封闭三角形：第一堵墙，人类中无论谁都避免不了一死；第二堵墙，在精神和肉体方面限定了人类的能力；第三堵墙，人类是愚昧无知的。

难道这三堵墙是绝对不变的吗？就第三堵墙来说，是有超越个人生活局限，打开通往广阔天地大门的钥匙的，这个钥匙就是书籍；也就是说，只有图书馆，才是能够帮助我们从个人狭小生活圈子里解脱出来，迈向积累着全人类知识和经验结晶的世界的一扇大门。

图书馆的藏书和其它资料必须变成为使人人都能从上述有限框子里解脱出来的“开放着的大门”。人类所以能够有效地生活下去，就是因为充分利用了个人在生活中所掌握的知识遥遥领先的、更为广阔复杂的知识情报。就是说，只有智慧地利用这些记录的存储机构，才能不断地把新颖的情报资料拿到手。

就这种意义来说，参加管理日趋复杂化、不断向多样化发展的情报知识，使其源源不断地继续交流，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和设施，使之为近代社会中的每个人谋取幸福，推动社会发展，实有其重要意义。据调查数字表明：二十世纪前半叶即1900年到1950年的五十年间，全世界的印刷资料增加到二十世纪以前总和的两倍；其后，1950年到1960年这十年间的出版物达到了前者的两倍，1960年到1965年五年之内的出版物又达到了其前者的两倍。按这个速度计算，平均每一分种，全世界就能印刷情报资料二千页，这些情报资料是用各国语言出版的。

图书馆专门负责对如此日益增多的情报知识交流进行统筹管理，使全人类依据正确的情报能够不断地为各自谋取幸福。图书馆是以此作为中心任务的公共社会设施，借用巴特勒的话来说，“图书馆是一种社会装置”。

固然，图书馆对如此激增的情报资料是难以完全引进管理的，这些情报的搜集工作单纯依靠图书馆进行，当然也是难以办到的。但是无论如何，图书馆必须在接受社会的委托范围内，代表群众或个人去帮助他们解决难以办到的并划不来由自己去办的事情。这就意味着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图书馆都必须向其所属社会团体起参谋作用。例如在必要时把我们头脑中的各种事实、事件、意象和经验或者由此而产生的感情（即所谓情报）当作反射性资料提供给所需者，以确保其对事物的关键做出正确的判断。

可以说，图书馆是一个对人类社会过去数千年历史积累的以及正在产生的情报知识利用某种物理方法记载下来即当今所谓文献(*documents*)的载体，根据实际需要加以搜集、选择、整编和保管以供社会上交流(*social communication*)

的机构。

因此从广义来说，出版社、报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机构完全属于通讯机关，而图书馆与之相比则大有不同之处。图书馆就其本质而言，它有为个人服务的特点即以向个人传播、交流情报（知识）为其经营主体。例如通过电视广播，使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收看到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登上月球的实况，能够同时向全世界观众传送两位宇航员在月球上对话、活生生的姿态和画面。强有力的机构，庞大的通讯社已拥有完整的电波通讯网，使用高性能的印刷机械，其播送的及时性虽不能和广播相伦比，但其可靠性和详尽程度却是很高的，并能同时向几十万乃至数百万观众散发情报。由此可见，电视和广播在现代通讯上已成为超高级的传播者和组织者，同时也成为通讯社的通讯员。

针对上述问题，图书馆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要把外界编辑出版的图书、期刊以及其它文献等读物传播提供给读者即所谓供个人阅读，用区别个性所向的手段、把研究需要的情报提供给读者，并且注意把主力放在这个方面。这种工作与所谓“报纸”传播有相似之处。报纸是通过订阅者的阅读行为实现其传播目的的，而图书馆既不是情报的生产者也不是情报的直接通讯员，这是需要加以注意的问题。

在这方面，作为通讯机构之一的图书馆有其自身特点，但同时必须认清它还存在着临界点的一方面。

B. 情报化社会与图书馆

加藤秀俊在其著作《管理学》一书中有如下论述：

“我们通过情报来认识环境、适应环境、统制环境……。由于我们每天都围绕着这样或那样的情报而活动，因而情报

筑成了我们的生活。”

今天我们常听到“情报社会”或“情报化社会”这两个新鲜名词，恰如加藤所讲，我们天天处于“情报生活”之中。因此情报一词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一切事实和现象都建立在物质、能源和情报这三种因素之中。情报最先行于社会，或者说它确实在源源不断地来到人类社会。其证据表现在：（1）城市人口集中率的增加；（2）产业人口的变化（出现了第三次产业工人就业者显著增加的情况）；（3）大学入学人数的递增……，等等。

从历史上来说，首先出现了农业社会，继而跨入了工业化社会时代，毫无疑问，将来的社会必然被情报社会所取代。

从根本上说，“情报”就是“知识”。因此有了知识，就可以去发现、开发和扩充新的物质和能源。情报还可以毫无拘束地超越国境而扩散到世界各地，因此情报具有无界限的特性。

情报是要流传的。从流传的情报中选择新的、有参考价值的情报汇编成“新情报”是很重要的，其目的不外乎是使情报得到更好的流通。人类必须更好地研究出利用情报的方法。

象日本这样在狭小的国土上居住着一亿国民的国家，显然可以称为人口密度高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容易得到情报是习以为常之事，同样，从事于高水平的、极有益的情报工作的也大有人在，这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为此，要力求普及大学教育，谋求质量高的情报，亦即必须使具有科学知识的人大量涌现，并以他们为中心，一方面经常地摄取新情报（知识），一方面期待着创造出更新的科学知识成果。

上述情况意味着，为了跟上社会情报化的步伐，适应复杂多端的要求，则必须实现机械化以加强科学管理和提高工作效率。应该说这是自然的道理。在我国图书馆界，大学的图书馆，大规模的研究性图书馆和情报中心等单位已在使用电子计算机来处理编目工作，特别是最近，由于外借图书激增而感到苦恼的东京都管辖内的公立馆当中已在好几个馆引进了电子计算机系统。

电子计算机的引进，是由国会图书馆于 1971 年开始的。这台机器“用以把一切目录资料记录在磁带上进行解读。电子计算机把记录下来的目录资料、印刷卡片及其它图书目录自动编纂成可机读的目录 (Machine Readable Catalog)，也就是开拓了既能机读又能翻译的机读目录的可机读 (MARC) 程序。”该馆效仿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先例，致力于使用电子计算机开辟日本和西洋两种情报的检索系统。特别值得注目的是 1974 年 11 月 15 日利用电子计算机刊发了《国会图书馆藏日文杂志目录》(一千四百页)。这是利用电子计算机处理日汉两国文字资料的值得重视的创举。至此，为实现日本的可机读 (MARC) 程序计划方案开辟了新的道路。如果这项计划能够顺利付诸实施的话，那么不仅国会图书馆本身在改善工作条件上大受裨益，而且一般说来，我国整个图书馆界也能以此作为形成和促进机械化形势的契机，并将对全国图书馆网的形成做出极大贡献。例如“印刷卡片”的制作和“杂志报导索引”等的处理工作都能在高效率情况下进行。特别是都道府县立大城市图书馆只要购进已经编印好的机读目录，问题就可以利用电子计算机予以解决。不过若仅限于本馆使用，那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是很不经济的。应该考虑将各管辖区内的图书馆作为成员馆，组

成图书馆网而开展协作活动，建立一种系统中心，使用可机读（MARC）磁带将成员馆的目录卡片和图书卡片等进行总插录制并分发，或者为开展馆藏资料互借而编制联合总目录，如此等等都是能够发挥其应有效率的。通过这种方法即可达到机械化与图书馆网协作二者相乘的效果；不仅如此，反过来又能给图书情报的流通化带来益处。不过现在都道府县立图书馆至今用于机械化的预算存在着不合理现象。著者认为图书馆应该象现在国有铁路主要车站和银行那样，设置电子计算机的端末装置，利用电传机把所需的资料向国会图书馆的主机传呼。如果行得通的话，也可以把电传机传呼作为向县管辖区内的图书馆传播的方法。假若此法可行，则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付诸实现。

然而对所谓情报化社会所采取的相应措施说来，并非不管什么，只要实现机械化就好。须知在实现机械化之前，还要有一个精简机构、改革业务的过程，这对图书馆网协作次序的形成是非常必要的。其次，关于图书馆在情报社会中位置的问题也必须考虑。

如前所述，图书馆应用的情报无论其如何之新，也都是经某人之手业已编好的资料。这样的所谓情报，根据社会上某种实际需要而被广泛引用。这些情报由于灵活运用而开始发挥了作用，就成为产生新情报的因素。图书馆所收藏的情报如就其类型而言，则可分为“闭路情报”和“开路情报”，即需要的情报和不需要的情报。虽然这个划分难以搞清楚，但可以通过潜在的估量而得出所需要的情报，此类情报与所谓创造性情报有所不同。

因此可以说图书馆是从这种“闭路情报”中即从广义记载的资料中进行选择、搜集（必要时需复制、加工）和整理，